

淡江總會帶給人美好回憶 ■ 曾昭旭（知名作家、本校中文系教授）

特刊

在我任教過的大學中，淡江無疑是情份最深，感懷最多的一所。

首先當然是因為淡江是我第一所任教的大學，早在民國六十年，我還在師大修博士的時候，就已經在淡江兼課了，然後這一兼就持續了十八年。可以說我的青春年華是和淡江的學生們（主要是中文系，還有歷史、英法德日文系）共度的；而他（她）們也的確帶給我豐盛的情意與許多美好的回憶。

例如有一陣子，淡江有一個非正式的社團——裱褙社。乃因有一位同學是香港僑生，曾在香港遇到一位內地的裱褙名師，學得一手好技藝，乃義務傳授給中文系的同學，可也因此需要有源源不斷的字畫以供練習，結果他們看上我的書法。於是有一兩年之久，我每週六早上，上完三節中國思想史（8-11時），同學們就會有人邀我去吃午飯；然後回到他們在校外的居處（三房一廳公寓式格局），先讓我小睡一會兒；他們則磨墨裁紙，等我精神完足地起來揮毫。在寫字時，有人圍上來觀看，也有人在旁邊隨性地彈著吉他，低聲地唱著歌。每一幅字還不待寫完，有人看得喜歡，就會開口說：「這幅我要！」於是寫完就落他（她）的款。別人也喜歡的，就只好懊惱沒眼力及早看出這幅字的好。

那一陣子，可以說是同學們每週在幫我練字，就更別提那週末午後空氣中流漾的浪漫氣息了。

當然，浪漫的淡江生活不止這些，後山的清幽是常去品嚐的，那時的淡江河水也還堪濯足；還曾有一屆的中文系同學湊錢買了條小船，偶爾邀老師同去泛舟哩！

是這樣的好山好水，好風好物孕育了淡江人的氣質罷！我常覺對台灣實質上貢獻最多的，並非台大清華，而是淡江文化。有在地的親近，才會有著實的感情。淡江畢業的同學，儘管沒有一窩蜂去留美，但散入台灣的各行各業，卻扎根毋寧更為深厚。我從學院中一介教書匠，逐漸涉入社會文化的各層面，以勉盡我人文關懷的素願，坦白說，也幾乎全是淡江老學生們牽的線。真的，尤其是中文系畢業的同學，雖看似無一技之長，卻反而因此各行各業，無所不在。只憑在校那一點生命氣質的啟發與薰陶，就自然比別人多一點人文的關懷與作為。這時他們或許就會油然想到我這個老師，我自然也就樂意為他們跨刀……原來我們的師生情誼就是如此延伸到校外，進入到整體人生。

從民國七十八年之後，有十多年之久，我因事中斷了淡江的兼課，竟然不曾再接上，直到去年才以專任教授之職重返淡江校園。闊別多年，誠然淡水繁華多了，不復當年清美，學校周圍建築林立，不復當年開闊；淡江學生也太多，不復當年師生互動之自然親切……但其間人情醇美仍是依然。

猶記得去年八月我來學校報到，從文學院到行政大樓，職員、工友，紛打招呼，舊時面容，仍多依稀彷彿，真像遊子歸來。至於中文系的老友就不用說了。真的，在紛雜的人間，我最珍視的是人；在淡江諸般風物中，我覺得最好的也是人，包括淡江的學生。

重回淡江中文系這一年來，我上課的心情基本上是熱切而愉悅的。我從不強迫學生來上課（而只是關懷），結果是，我從來上課的學生臉上，更容易看到熱切的眼神與聽懂後的欣慰。這可以說是過去幾年中已久違，卻又在今年淡江中文系課堂上重逢的感受。是淡江學生有什麼特別嗎？也許罷！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特別，我一時也說不上來，我還需要再觀察、再品味。

不必諱言淡江不用功的學生也不少，其實不用功歸不用功，功課以外的為人又是另一層面的事。這一年來我也擔任一班導師，某些同學若就考卷評分的標準來看真的是

壞學生，但課餘跟他（她）們吃飯聊天、郊遊烤肉，卻又覺得他（她）們分明是好孩子。所以當魚與熊掌不可得兼，先做個不失為好孩子還是挺要緊的，我很慶幸在淡江能感受到這一點。

2010/09/27

